

御選唐宋文醇

歐陽修文

卷二十二

之二十四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二

廬陵歐陽修文一

賦 雜著 書

紅鸚鵡賦

藏珠於淵賦

明用

書梅聖俞橐後

桑懌傳

上范司諫書



上杜中丞書

答吳克秀才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二

廬陵歐陽修文一

紅鸚鵡賦并序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茲鸚鵡。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鳶鷄鶩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鵡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為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說。勝負才賢。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說。勝其始得二

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茲禽之腹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鵡畢其說。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翹蠢息兮。厥生成遂。鎔埏賦予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怪兮。託產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邈丹山於荒極。越鳳凰之所宅。稟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名類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為我形。特殊其質。不綠以文。而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

亦安常而駭異。豈負美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若鷄鶩與烏鳶。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工初造我。甚難而嗇。千毛億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美質。俾貴於人。籠軒寶玩。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而趣乖。既心昏而質陋兮。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鐘鼓。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稟。何概我於羣飛。若夫生以才戾。養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犛牛之尾。既殘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為非以。

自營人又不然。謂為最靈。淳和質靜。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為巧智。鑿竅泄和。漓淳雜偽。衣羔染夏。強華其體。鞭朴走趨。自相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與明。反為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侵生齧性。豈毛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則網。高兮則弋。為之職誰。而反予是責。

修之意。謂物必見用於人。斯為盡其物之性。解角不舍。正是貴於凡牛處。莊子犧牛之喻。未盡物理。但物之為物。非有求於人之用也。轉有似乎君子之實至而名自歸焉者。以為萬物之靈乎。

藏珠於淵賦

稽治古之敦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而
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媿還浦以攸聞。
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革紛華於媮俗。復芟愚
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爭心之不起。蓋賤貨者為貴德
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至寶而奚為。捨之
則藏。祕諸淵而有以。誠由窒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
必藏其機。使嗜欲不得以外誘。則淳朴於焉而可歸。將抵
璧以同議。諒彈雀而誠非。照乘無庸。盡遺碕岸之側。連城

奚取。皆沉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朴以歸本。物產全而靡費。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永沉川而不貴。然而道既散則民薄。風一澆而朴殘。玩好既紛乎外役。質素無由而內安。故我斥乃珍竒之用。絕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茂剖胎之患。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頷之難。是則恢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於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感。上苟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摘玉者可同言。

之。諒率歸於至理。實大化於無為。致爾漢臯之濱。各全其本。雖有淮蠙之產。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乎至儉。地寶蕃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咈。

此修殿試作也。其云上苟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已有。審諤氣象。

明用

乾之六爻。曰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又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何謂也。謂以九而名爻也。乾爻七九。九變而七無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九也。曰用九者。釋所以不用七也。及其筮也。七常多而九常少。有無九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曰羣龍无首吉者。首先也。主也。陽極則變而之他。故曰无首也。凡物極而不變則弊。變則通。故曰吉也。物無

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天德不可為首。又曰乃見天則也。坤之六爻曰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於野其血元黃。又曰用六利永貞者何謂也。謂以六而名爻也。坤爻八六六變而八無為亦以其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常六也。曰用六者釋所以不用八也。及其筮也。八常多而六常少。有無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曰利永貞也。陰陽反復天地之常理也。聖人於陽盡變通之道。

於陰則有所戒焉。六十四卦陽爻皆七九陰爻皆六八於乾坤而見之則其餘可知也。

朱子謂用九用六歐公之說得之此文云不謂六爻皆常九則本陸續九已在二初即非九之義文體絕似明初制義蓋制義本是宋人經義之變說經之文理當如是迨其濫觴則摛華採藻而於理都無所發明告朔之餼羊亡矣錄之使讀者知制義之源

書梅聖俞橐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篋者。篋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

至於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
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
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
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
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
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
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
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
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

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
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
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
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泆唐之時子昂李杜沈
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
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湮之氣由是而下得
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
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
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

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知從律不奸成文不亂詩與樂之感通也微矣作詩鏤心劇目而不得自然

之趣則所謂動盪四氣之和者子然無存安能反正始之音乎徒月煅季煉於詞章特秋蟲之鳴朝菌之媚爾此修所以推聖俞詩為獨有心得也東坡題梅詩後云驛使前村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醑醑比祇欠溪頭月下杯又云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也今觀歐蘇二人書跋如遇聖俞於高山流水之間矣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邱人。其兄慥。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
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
縣多盜。懌白令。願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
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
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
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
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
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

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邾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邾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古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懌。將謀招

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偽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名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効。

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常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為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憚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憚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憚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憚也。煩媪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其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其盜。其尤彊者

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為君致閣職。憚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閤。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憚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祗候。憚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吾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稟示

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慚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邱。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用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畧。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之。不知其健且勇也。

修為五代史。又為唐書紀書表。修之史列在學官矣。顧皆大卷積帙。讀者須累月。經年錄此。稗傳以見其史筆之大畧。所謂嘗鼎一臠。

歐陽修自記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而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

也。澤所為壯矣。而不知余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上范司諫書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

聖祖御評

情義詩篇大思
安雅大家中有
數之守

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

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名。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

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陽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

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責。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中論陽城處未為允。已於爭臣論書後明之。要之修意欲

勸范仲淹直言耳非正論陽城也

朱子曰歐陽公上司諫書其中却是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闕冗無意思蘇老泉上歐陽公書云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曲折而條達䟽暢無所間斷氣盡語完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卓然自為一家之文也

邱濬曰今世諫官雖無定職然國家設立六科以言責付之凡內而百司外而藩郡應有封章無有不經由者矧列署內廷侍班殿陛日近清光咫尺天顏上無所於

屬下有所分理歐陽修所謂爭是非於殿陛之間者也必也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如是則上而君德必有所助下而朝政必無所缺矣

王志堅曰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陳州召還拜右司諫文正先以言事忤太后出判河中徙陳州為司諫即論罷楊太后冊命又言不宜深治太后時事然歐公猶汲汲勸其有言何不能少待也是年冬即以諫廢后出知睦州豈感公此書邪此書作具官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明年文正移蘇州公與書作某再拜知郡學士希文

足下蓋自此書而相知漸深也。古人交誼親疏之等於此亦可考。

上杜中丞書

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踈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

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職事之知矣。修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階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

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耶。是偶舉之耶。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迂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

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主簿非臺諫也越職言事孟子所謂位卑而言高罪也然

猶須視其言之當否耳若朱梁劉漢當時欲求其後裔而介慷慨陳奏謂不當求則修所云識見直可任御史無愧允矣又何論其為主簿非臺諫也仁宗非拂諫之主而中丞不能昌言匡救為國家儲有用之才為士人振敢言之氣則以淆於禍福之念而奪其好惡之正也此修所以倦倦乎杜衍歟

答吳克秀才書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
浩乎若干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
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俵俵莫
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
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
以為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
於時又非待假譽而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
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

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工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

學者文而已。故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克焉。雖行乎天地入於淵泉無不之也。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韓柳而後人推歐陽在李孫之上。今三人論文之語具在。若出一口。韓之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柳之言曰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

其中與此文所云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真如一堂
兩琴鼓此而彼應者矣學文者不以三人者為歸則奚歸
如以此三人為準的則所以用其心者當不在文辭之末
矣 吳克字仲卿浦城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
第修之長子婦克女也克神宗時為宰相修性直不避衆
怨為參知政事與二三大臣主國論妻弟薛宗孺坐舉官
被劾內冀因修倖免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僥倖以故宗孺
免官怨修切齒因構為惟簿無根之談辭連克女吳氏苟
欲以汙辱修小人乘間抗章劾之值神宗初即位幾致大

戮久乃解修初以孤甥女張氏事被案及是又被讒讒遂
力請致仕以終於汝陰噫小人之仇君子雖忠正如修者
猶忍以鳥獸行誣之使才識之士噤不敢為國家任一事
而後得志其可畏如此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三

廬陵歐陽修文二

書

與高司諫書

與尹師魯第一書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與石推官第一書

與石推官第二書

答宋咸書

與刁景純學士書

與樂秀才第一書

與張秀才第二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三

廬陵歐陽修文二

與高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

於子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可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

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

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賢。亦不免責。大

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為忠臣。望之與章為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

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

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

是歲修甫三十歲年少激昂慷慨其事之中節與否雖未知孔顏處此當何如然而凜凜正氣可薄日月也時修筮仕纔五年為京職纔一年餘未熟中朝大官老於事之情態語言大抵如此千古一轍於是少所見多所怪而有是書至今傳高若訥不復知人間羞恥事也人固有幸不幸

歟

與尹師魯第一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嬾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

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

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以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沉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

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畧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

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嬾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此修遺書。責諫官高若訥。若訥以書聞。遂落館職。責授夷

陵令尹洙同時貶逐有書問修而修答之也較韓愈潮州謝表柳宗元與蕭俛等書可為不覺前賢畏後生矣

王聞修曰余讀當時諸公事嘗竊怪之仁宗非昏主申公非奸相以嫉妬廢后非失德事謫而旋復范公不可謂不用既用而汲汲言申公之短不可謂不修怨不可謂不躁進范公再出有論救者有請與同貶者有遺書高若訥責其不救者不可謂不立黨其不至受禍者仁宗之明也特幸爾及讀此書想見歐公心事又云自當絕口不及前事益慎職無飲酒不覺心服若無此則其

去假氣節幾何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修頓首再拜啓。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况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

在於修輩。尤為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修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為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為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

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竒怪豪雋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按史修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修貽書責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移。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范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

也。此即其辭辟命書修之自潔其身不苟進取如此。

與石推官第一書

修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

為歡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乃可為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修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

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為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况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况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

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

按公操即石守道為國子直講為文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奪樞密使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

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指竦也竦銜介甚并欲陷富弼令婢學介書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會介死竦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賴杜衍得免斲棺介蓋狂士修借八法一端極盡忠告之誼以消其好異自喜之心可謂良友矣竦令婢子學得介書豈非以介書絕怪異轉易以彷彿其迹邪可為好異之戒矣

與石推官第二書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畧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畧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

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

為棋，椀革為鞠，亦皆有法焉。而况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母彳彳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

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屬久苦

小疾。無意思。不宣。

朱弁曰。今石守道徂徠集中。猶見其答書大略。譚詞自解。文忠答書誠中。其病守道字畫。世不復見。既嘗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為者。即其答書觀之。其強項不服義。設為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稱推官者。蓋在南京時。計其齒甚少。不知後來少悛否。然公誌其墓。與讀徂徠集二詩。盛道其所長。亦足以見公與人不求備也。

答宋咸書

修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傳者之為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謬。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為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

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謬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學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為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

六經如日日或午蔽於雲夜入於地而不得謂天壤間有一刻無日也經雖遭焚被禁解謬語訛而不得謂人心中有一時無經也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堯舜與人同耳雖聖

遠言湮而果有得於同天地合萬物之人心自然有合於數千載以上不傳之遺旨是故學士大夫果能身體力行講明而切究之有所述說皆足以俟百世以下之聖人而折衷也若夫黨同妬異僻守一家之言自用師心樂著井蛙之見則雖使六經具在而聖人之微言與義日誦於口而不能入於其心矣况出區區漢儒之補苴罅漏宋儒之張皇幽渺絕非周公孔子之全文而又奚校焉

與刁景純學士書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內
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
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
富與貴不可力為。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
人者。又量何事而為之節也。前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
已。某自束髮為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
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游於
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

効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踈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為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為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為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耳知歸葬廣陵遂謀

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修年二十二謁學士胥偃於漢陽偃大竒之留置門下許以女妻之攜以如京師閱二年而登甲科其明年乃親迎逾二年而胥氏卒景祐三年修年三十落職為峽州夷陵縣令明年移乾德縣令逾一年為寶元二年復舊官權成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乃自乾德奉母待次於南陽而聞胥偃之卒作此書與所知刁景純也

與樂秀才第一書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為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為慙。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頻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為。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

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為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為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為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為華張其言，以為大夫強為，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為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

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為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鑿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修見惡於時，棄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方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為報，以塞其慙。某頓首。

天在山中大畜，孔穎達正義謂實無此象，假設此義。然孔子曰：象也者，像也。空言無實之名，何象之有？夫仰而觀天

蒼蒼焉而已矣御飛龍而至蒼蒼之所其上之蒼蒼仍若是也則蒼蒼者不可以語天之實也惟風雨雲雷之屬為天所降者從以究其所降之方則曰天在焉可也而山之為物能出雲為風雨則天之在山中必矣豈曰實無此象哉莫大於天而山能畜之上下千萬年縱橫數萬里而心能識之昔人有問芥子納須彌之義或答以心如椰子大能讀萬卷書者是即天在山中之象也文王曰不家食吉蓋君子之於仕也行其義也欲行義必先集義萬事萬物莫不有義誠備集之而後能行義能行義則可與治天下

國家矣故不家食吉使於此未大畜焉而食君之祿是詩人所刺碩鼠之食苗也行固如是言胡不然行以治一時言以教萬世一也孔子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其德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無所不可於此未大畜焉而彊為文辭是曲禮所為鸚鵡能言不離飛鳥也

與張秀才第二書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剔齊整。凡今之分。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

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畧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邱。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邪。堯舜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

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

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

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竒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唐虞三代間。事不見於六經。四子之論說者。具不可信。信之則其心如鏡。之有滓焉。以之照萬事。當滓之處。必不能以明。孟子所為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修此書。不特為文字者所宜熟讀。深思也。與帝王世次圖。

序參觀益明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四

廬陵歐陽修文三

序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外制集序

詩譜補亡後序

集古錄目序

韻總序

蘇氏文集序

梅聖俞詩集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四

廬陵歐陽修文三

帝王世次圖序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畧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

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托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道其前。遷遠出。

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

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王志堅曰。困學紀聞。攷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於杜佑通典。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也。

後序

予既畧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

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元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年。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元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

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修平生於古人書，不輕訾議。至其灼見刺謬，則反覆申明，以詔後世。又不憚醜縷，間嘗論之。馬遷上下千百年，以成史記，而班固譏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迄今考其書，其所褒貶，蓋多微辭，所以譏切當世語。南意北使，讀者自得之，未嘗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又何以據其文而譏其謬也？特所編次，多據戰國秦漢間處士游談不經之說，雜入孔子論定之六經，使金鑰莫辨，涇渭不分。則其所蔽耳。公羊傳曰：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事隔數世，不能以無訛謬。雖

左氏傳猶或未免况其他乎如史記所載衛公子伋壽爭死乃據左傳詩傳之文謂衛宣公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與宣姜媾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竊其節以先伋至爭死賊并殺之先儒信之無疑者乃考其年代則宣公十八年納伋之妻而十九年宣公死然則所為壽者朔者雖學生亦俱未周晬安得有媾伋爭死之事乎不特左氏傳可疑即二子乘舟之詩亦不知何為作也如是者不可枚舉聊附記其一端使後世知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之為至論也

外制集序

慶○歷○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名○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

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於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

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况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閒。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而得一二足以彰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

錄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倮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徐度曰。按歐陽文忠公慶歷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難喻之意。而還詰命於三代之文。又劉原甫侍讀墓誌稱其文章尤敏。瞻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凡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由是言之。則是除目既下。必用是日草詞。且不得從容下直而為之也。迨元祐初。命詞之

限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翟公異資政居政。和間詞命。獨為一時之冠。然文思遲澁。尤惡人趣之。有趣之者。輒默誌其旁。故一趣則故遲一日。有遷延至旬餘者。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麤備。傳於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俵俵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

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元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

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皆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出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

周名邨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畧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修與宋咸書謂經非一世之書。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其

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所能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然聚眾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謬。可以俟聖人之復生。又與徐無黨書謂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合之此序三者。雖若語相牴牾。而實如五味之相和。可見修於六經潛心自得之趣。而亦可為後世學人治經之法也。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

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竒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已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

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歐陽修自記昔在洛陽與余遊者皆一時豪雋之士也

而陳郡謝希深善評文章。河南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時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陵梅聖俞善人君子也。與余共處窮約。每見余小有可喜事。懽然若在諸已。自三君之亡。余亦老且病矣。此叙之作。既無謝尹之知音。而集錄成書。恨聖俞之不見也。悲夫。謝其大要。以

韻總序

倕工於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之徒。各極其辯。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蓋畧。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

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辯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若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衍之數。

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顧。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鑒聿之書。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字學所係甚小。然韓愈云。凡為文。宜略識字。固亦不得而略也。既有聲形曲直豪釐之別。則必有音響清濁相生之

類五方言語風俗各殊莫可究詰然必有統宗會元之處
焉先儒謂聲較色味臭止得其半蓋三者俱兼陰陽獨聲
止陽數記曰凡聲陽也故至於陰則不能行理固然矣然
其不能行處即是無聲而無聲之所從來必有有聲者以
為對其對為何聲則反而求之於此雖無聲而不異有聲
也梵書有華嚴字母能統萬類之聲而一一區別之僧鑒
聿其精於是者歟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
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
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
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
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
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
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
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

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

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

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朱子曰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然輕儇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許公為相張安道為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

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為相蘇為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為飲燕之費蘇承例賣故紙因出已錢添助為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蘇不肯於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為傲歌王勝之直柔句云歌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拱辰輩專探伺伊敗闕才聞此句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即位以來

未嘗為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天下觀聽。仁宗怒少解。而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除名為民。永不叙復。子美居湖州。有詩曰。不及雞竿下坐人。言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也。雖是拱辰安道輩攻之甚急。然亦只伊輩輕薄做得不是。縱有時名所為如此。終亦何補於天下國家邪。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這幾箇承意旨。盡援引純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如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竒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

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

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書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王志堅曰。歐陽公與梅聖俞由河南幕府締交最久。至嘉祐元年始薦為直講。距聖俞之死僅五年耳。故王荆

公挽詩云貴人憐公青兩眸吹嗟可使高岑樓坐令隱
納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餽此為歐公發也然公為作
誌又為作序於故人之誼不薄其不早汲引豈無意乎
世傳聖俞不得志作一書名碧雲駮以詆諸公葉夢得
嘗辨為魏泰作然於石林燕語載范公初貶饒州聖俞
作靈鳥賦以寄及公秉政意其援已而漠然無意所薦
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乃作後靈鳥賦云我昔閔汝之
忠作賦弔汝今主人誤豐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
臣之目伺賊壘之去反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

清波雜誌引聖俞聞范公訃詩云一出屢更郡人皆望
酒壺俗情那可學奏記向來無貧賤常甘分崇高不解
腴雖然門館隔泣與眾人殊疑碧雲駮一書真出聖俞
合而觀之聖俞之為人可知歐公待之最為得體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

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

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王志堅曰。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遊京師。每聽歐陽文忠公王荊公司馬溫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惟歐

公多談吏事久之不免有請云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因取陳年公牘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二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今日以人望我必謂翰墨致身以我自觀竟是當時一言之報也此序諄諄以徒言為誠即此一

段公於文學曾不自足而必求政事以及人非聖賢心事何以有此

徐遵厚文集

卷二十四

送徐無黨南歸序

三

